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二十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攘夷說

王鳴鶴曰嘗觀虞舜之時有三苗周文之時有獯鬻帝王盛世曾不免於夷狄之患是故修內攘外之政明君不可一日忽焉而不之省也嬴政諱亡秦者胡築長城以備西北海內叛亡漢武恃文景之富庶勦兵於遠卒至疲耗中原而不可收拾此

昔內治之不修而攘之之道過也我

高皇帝掃腥膻以復華夏樹　藩府以靖邊陲四夷八蠻罔不率俾武功與文德度越百王而休隆之業貽之千萬載若覆盂然

今上固仁聖然海內承平久倏焉有啓疆之寇震我外藩夫智者不待跡仁者不治亂斯無及已而攘之之道宜遵何術哉嗟夫秦皇漢武以無事啓釁與今日之乘風鼓浪者未可同年而語矣藉令撓鍪之士有出而嗣蒙恬衛霍之功寧獨可少旹耶

攘夷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邱文莊曰華處乎內夷居乎外天造地設而限以山川爲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所以治內者必詳必愼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治外者必嚴必密而無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憂勤于其始而逸樂於其終也歟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惠養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羣下之樂苦遣使勞還恩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爲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遠迹夫以夷狄之患雖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

治者為儀跡之

邱文莊曰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推而言之可見王道盛時治迹昌熾而詩之爲詩所以宣暢歌詠於朝廷燕享之際歡欣和悅以通羣下之情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無非和平正大之音內治既修而外治無不舉自小雅之詩廢則內治不修矣內治不修則紀綱廢弛政教乖亂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邱文莊曰成康既沒周室漸微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逐使文武成康之盛復其舊焉夫以帝王為治先內而後外必內之政事既無不修然後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內修者外攘之本也

漢文帝時鼂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利器用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之水）兵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㦸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音完）葦竹蕭（蒿也）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

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邱文莊曰錯此言地形各有所宜與夫兵卒相當之數而卒歸其過於不習勒卒將不省兵夫將能省兵則器械無不利矣卒能習勒則兵無不可用矣

錯又言曰臣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

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材官騶(矢之善者)發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以强爲弱在俛仰之閒耳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

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

邱文莊曰兵家謂兵凶戰危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忽以爲用兵之變豈但大小強弱之間易置而已蓋生死興亡在呼吸頃耳其蹶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爲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於萬全必先事而深思不臨事而後悔也鼂錯又謂以蠻夷攻蠻夷爲中國之形而以兼用漢胡長技相爲表裏以爲萬全之術其得中國帝王以全制術之術也哉

宣帝時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邱文莊曰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爲中國患而或假我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靖矣

哀帝時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

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以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
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大也又堅固也畫策也之臣甚衆
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時匈奴悖慢大
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
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
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
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乃
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
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

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安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大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

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匍匐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隷以惡其强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俛仰如此之備也北狄眞中國之堅敵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

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奚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邱文莊曰揚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但其所謂單于歸義陳見於前以爲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則過矣夫內夏而外夷天地之常經荒服之外禮教所不及者聖王所不臣古今之大義也必欲犀康之醜類侏儒藍縷之夷蘇皆冠帶以列位稽顙而來朝以此爲遺後之策以此爲足以慰神靈之所想望是乃秦皇漢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內夏外夷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

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
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
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
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蟁
蝱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
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
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
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
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

丙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

劉熙曰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則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欲爲寇而不能欲爲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蕭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壘起壍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三十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締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習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屈蕭月之弱耳武帝時中國人安朔邊益希衆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

邵文莊曰嚴尤謂後世征戎有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知其所謂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將征之之策竊以為玁狁來侵從而禦之驅之出境不復窮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築長城為於成功輕用民力內竭中國以喪社稷固為無策然使其能因近邊之人當農隙之時以漸而修築邊墻以禦戎馬之衝實劉既謂之得中策亦非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兵連禍結三十餘年謂之下策也宜哉雖然漢人當塞之兵為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乃有虜本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掩襲之者豈非無策之甚哉又出漢人之下矣

順帝時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

戰日久頁騎野合交鋒接矢决勝嘗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壁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邵文莊曰中國與戎狄各有所長吾惟用吾之長而用于彼之所長也恆思有以避之設法用計隨時趨勢使彼避所長而以吾所長乘而陵之鮮不勝矣

唐太宗時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鄭元璹使還言于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

之光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臣文正曰太宗此得帝王馭夷狄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貞觀時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磧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木根四夷如枝葉披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

長安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邵氏聞見錄曰太宗能知所輕重又知所內外緩急則君人以安華夏為貴使夷狄得其安處而中國亦寧謂之也

貞觀時突厥侯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恐之數相攻侯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

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復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候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胡寅曰子貢問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四海至廣矣施必極其博濟必周於衆聖人之所欲也然勢有所弗及爾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爲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于是畫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之釁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地同識必不爲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邪夫厚遇夷狄賢于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于可信者將疑矣是以有征遼造舟之擾終于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

邱文莊曰胡氏此言非但爲唐太宗也萬世人君皆當留念焉

貞觀時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禦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故不勞民不費財至于後世之君或警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間無所

不養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耻不在於已則在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爲若修德行政以惠養之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甲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于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雖或未至于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身大甚務兼蓄夷夏并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慕也

邱文莊曰范氏所論人主宜潛心玩味則知華夷之所關繫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孰是孰非瞭然于心目之間而爲之去取從違則內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順矣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
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
仁心剛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
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隷於守臣守臣不總
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
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
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
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
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

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鬭之辭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衞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冠讐護甿庶蕃畜收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近蕣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

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邱文莊曰我謂吐蕃之比于中國多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我之號令在朝彼之兵聚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非特當時蕃漢用兵之弊而今世沿邊將令所以守邊而禦寇其實與之無異皆善為國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為之圖使千載之弊一旦而革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

贄又言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叙者曰非德無

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之尚薄伐者曰驅逐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戢釁不完則逐之不能勝驅之不能盡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

必定之規亦爲長勝之法蓋以中夏之盛衰與勢夷狄之强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備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忤盟滅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强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

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倘或夷夏之勢强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不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邱文莊曰古今制禦夷狄之方不出費所陳三者之策但其所謂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以爲非安邊之令圖竊以爲中國帝王所以攘外安內之上

策無出於此爾贊以爲非令圖然則興之令者豈有過於此哉

贊又曰夫制敵行師必揣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先悄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須屬多故民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飛運不繼之患倘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

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
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
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財獵供飲茹多馬而尤
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
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
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
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
無成雖挫成之不果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
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

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武能邇以柔遠禁侵鈔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

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短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防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

鄒文壯曰贄所陳中國戎狄用兵各有短長此可與鼂錯之疏並觀也

贄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于謀無定用

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衆變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遴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度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盲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盲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邱文莊曰賛此言雖爲一時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懲政坐此大者之失若夫所謂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闕不必賞賞者不必闕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又不必于用兵禦寇巳也後世人主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紀綱廢弛虛偽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張皆以此也然則人君爲治必得欲任得其才闕者必實信者必誠行事必當其道何謂曰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賛又曰今四夷之最强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于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于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兵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

其衆而不敢抗衡則中國憚其獷而不敢侵厥理何
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
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二號令
不二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
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此乃以少爲衆
以弱爲强變化翕闢在于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
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
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
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

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散爲弱迺撓離析兆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臨臨又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

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
備勢弱氣消進退若斯可謂力分于將多矣
尉繚子曰三軍以氣勢爲用氣勢以人心爲主人心不分則氣勢自壯氣勢既壯則事權歸一可以折衝于內制勝于外矣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爲言盡眞有見矣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矣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于邊用此術也擇卒不

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于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邱文莊曰昔賢之言乃
反本之論自治之要

田錫言於太宗曰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以沿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捕斬小勝爲功賈結怨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尙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北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

邱文莊曰田錫斯言
得安靜守邊之道

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嘗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敗之理乞詳而察之

邱文莊曰錫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蓋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多爲少少爲多邊上奏報率用此計以欺罔朝廷求以飾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條爲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其欺詭此人主于倦任之際尤不可不擇其人也任非其人則咫尺之間爲所蔽矣況萬里之遠哉乎

王禹偁宗於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爲强

盛大有侵掠候奇至雍烽火照甘泉宮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猶歲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此豈繫乎歷數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單于强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修德使不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

邵文莊曰禹解謂漢文帝內能修德外能任人故單于不為深患嗚呼人君能盡二言豈但使外夷無患哉雖中國之治亦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

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請選有材識近臣暫往京畿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

邱文莊曰范仲淹所上四策雖爲當時契丹而設然萬世之下備禦夷狄之方實不外此謹準宣詩之事以爲今日之用其備策凡七其一請選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實可用之我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今宜另遣巡邊重臣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

抵平凉等邊地凡山川之險易營壘之遠近戍卒之多寡糗糧之有無夷情之向背將領之壯怯已然者當何如而修飭未有者當何如而增補某處當設爲營堡某堡當加軍守備某墩台可廢某險隘可塞某處可屯種某處宜牧蓄凡邊計未備者皆與其巡撫都御史守備總兵參將等官計議經畫條而上之如此可消患于未萌如此則可以待敵之來攻如此則可以扼其衝突如先則可以遏其侵擾其四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遍行如此朝廷不忘邊備邊方無復歷事居廟堂者無遙度之失守封疆者無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其所轄軍馬不甚整齊及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于何處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某處只宜固

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粮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

邱文莊曰此策亦切于今日之用請每歲所遣行邊大臣卽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知畧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揀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

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

邸支韓日范仲淹欲凡掌兵諸司選舉今不必盡

如其言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即令總兵以下

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曰某人有

知畧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膽氣某人善騎射因而

試之用爲選鋒誠申飭于本色糧食外加以廩食

量爲任使

其四曰急于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

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

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邸支韓日今　朝廷訓兵已有成法太約教之使

知金鼓作止旌旗進退節級緊緩以爲進退疾徐

分合之節而拔已然行故事頗爲泛常請于時常

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爲事乞　朝綠邊將領通行

各處揀選諳射軍士分單教習名爲教師每一人
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遣
大臣至日計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爲教師升賞及
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與分輕重
及有過失者皆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
如此則人皆習弓矢不善無射者矣

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倣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斯則彊兵制勝之术矣

邱文莊曰邊城有州縣之處今已簽民與軍相兼守禦可用仲淹此議俾其隨軍操練仍須擇守令

責以訓練之

任旅勤發備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

於古擇利於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邱文莊曰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修京城為言當時若餘靖輩皆力攻之以為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議者矧今 國家都燕北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已巳之變虜騎直犯 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鑿升然而重城之外有萬人家亦齊為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為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儆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于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

豎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

罪安莊曰戎夷不自中國爲人其爲害不深何其所以深爲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今當務爲條格凡逆逃之人有一才一藝者皆許自陳試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備苟有可用皆隨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則此輩心有所繫跡有所拘不爲賊用矣

昊書詩於仁宗曰聖人統馭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弗絕而已一或有背叛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蓋與俗殊方覩如

犬馬不足以臣禮責之今西夏若止是鈔掠邊隅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用中國叛臣即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兇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僞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但明烽堠堅壁淸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乃廟堂之遠畧也

邵文莊曰大例明兵與小國不同與育以徐觀其勢之常言爲廟堂之遠算信哉

康靖中金人犯京師其酋幹離不至京城西北屯牟

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趣其所藥師導之也

歷攷北門自古國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奸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諸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驗也例

謂宜去歲伊邇己巳之變倉卒用言者計芟棄芻豆飼齊千萬當時見者莫不嗟惜然事已即休爲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郊村場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積其中設將騎驍等四衞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

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畢收因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輯外夷說

王鳴盛曰華夷之大防致謹于三代而昭戒于春秋蓋□□侏偽之陋不可比於聲名文物之邦風氣習俗原非族類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之則守古聖王以□□□之爾秦漢以還夷狄入居中土者何代無之適足爲國家全盛累而司晉趙宋受禍尤慘夫獨非古今之明鑒乎

國朝迅掃胡元闢乾坤於再造此千萬載中國生靈之大幸也顧羌胡種類錯處於　輦轂之下二百

餘年間禮數之漸染恩澤之淪浹不爲不久萬一
秉彛竊發不忘其桀驁之心其能免於肘腋之患
否也噫方今東創於倭北創於狄而中國之不遑
者反從而指蹤之是又中國而夷狄夫人而皆夷
也是今日之所宜痛哭流涕者也

外夷

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亂也夏寇刼人賊殺人姦在外宄在內汝

作士理官

朱子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又曰蠻夷猾夏不專指有苗但官爲此而設

黃巽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皐陶

邱文莊曰有虞之時皐陶爲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獄之事而首以蠻夷猾夏爲言且蠻夷處邊鄙之亦負險阻以爲固不可以理諭不可以言誨非用甲兵不可也豈區區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皐陶以爲士而首以是責焉而後及于寇賊姦宄何也蓋人君爲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後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蠻夷其小在寇賊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則內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

無所掩矣雖然內者外之本也內無其釁然後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則禁蒞有常刑獄俟有叓法界限有定所潛消於未然之先遏絕於方萌之端不待其猖肆而後施之以甲兵也此聖人之微意歟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度也

蔡沈曰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界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亂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爲萬世不易之論也

邱文莊曰禹貢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綏服曰要服曰荒服內而甸侯二服爲華夏之地外而

要荒二服為蠻狄之區而綏服居乎其中則介乎華夷之間也蓋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內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於王城千里之內聲名文物之所萃故于此揆其文之教必自然明備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後于荒服于里之外障塞險阻之區關陵于此奮其武之衛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敢也先儒謂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嚴辨之者所以防之也誰其辨之于微防之于豫此帝王之世所以中國尊安而無夷狄之禍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遠狄皆夷之地其文法畧于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揆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蓋遠而經畧之者視要服爲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畧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度宜畧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迨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也如此後世爲治者往往昧于華夷輕重緩急之辨知有詳于內而忽于外者亦有事專外而不恤其內者又有內與外皆不加之意者皆失之矣雖然此非特世主處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歟觀虞夏之世立爲五服之制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以兼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爲內治之具又有爲外備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

易其規一定而可之守所
以爲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上言五服之制
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邱文莊曰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故禹貢言
聖人聲教之所及于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
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獨
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爲之限量也東
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西被於流沙流沙之外猶
有地焉漸如水之漸漬底於海者也被則如天之
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皆可至也振舉
於此而達者闢焉是之謂聲軌範於此而達者效
焉是之謂教其風聲教化雖曰無遠不及然亦惟
止於漸而已雖然其所以漸被暨及者風闢之聲
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慕之振而動之而已未嘗體
國經野設官分職而以內治治之也此無他天地

間有大界限華處乎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樵曰禹有五服職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鄉遂縣都即禹之甸服納

總秸絰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卽禹貢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卽禹貢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卽禹貢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卽禹貢三百里蠻之地周之蠻服卽禹貢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鎭服卽禹貢三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卽禹貢九州之外地也

邱文莊曰禹服周畿要荒蠻夷天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周道既衰于是乎戎翟與類始入中國而與齊民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此無他由其不能謹內外之防而混華夷之分故也由是以觀則禹貢之五服周人之九服其爲當世慮也嚴矣其爲后世慮也遠矣又考賈公彥謂蕃之義以其最在外爲蕃之故以蕃爲稱后世通謂夷狄爲蕃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胡安國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

戎狄乎日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爲泰内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然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内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賈誼譏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荀悅論以羌胡而居塞内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江統論爲此說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可加也奚會之有者會戎譏之也

呂祖謙曰禹服刑繁要荒蠻夷邈然處于侯甸采衛之外當是時也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既衰疆畫異類始錯居中國壤土相入蹤轍日交室廬相望習熟見聞寖不知有華戎之辨矣春秋書魯公會戎於潛遏人心於既迷遏夷狄於方熾涇渭華夷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歟

邱文莊曰胡呂二儒之言均見聖人作春秋之意所以嚴華夷之辨萬世主中國者所當鑒戒也胡氏所引賈誼荀悅江統三論其尤切要而北其論尤大者在以羌胡而處塞內也漢以南單于處五原塞屬姓爲藩臣其後劉淵劉曜卒爲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氐羌於內地遂造甚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祿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藩將易漢將夷狄之禍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于戎夷以列國之諸侯處于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尤謹其微如此況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內又付之以兵戈之柄俾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圉何不思之甚哉蓋人生天地間華夷之俗縣自不同而戀土之心則一方其內附也未必皆有慕華之心非迫于不得已決不肯捐其親屬舍其習業而棄其父祖之塋兆也其所以來者非因避不可解之仇讐必是避不可生之殺戮譬若籠中之禽圈中之虎其遠身非不安而所以爲之養非不備也苟有可乘之隙可出之機豈肯爲人所

羈縻哉況書故纔而惡拘束乃夷狄之本性彼雖
有盟誓之言謙遜之辭未必皆其血誠隱隱乎真
可信者乎雖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一視以同仁
然仁之中不可以無義信之中不可以無智不可
苟狥于目前必須遠慮乎身后處之必欲盡其道
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獨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
得以全其所以報吾之義焉然則夷狄之內附不
可受歟曰彼以窮困而歸我我不受之仁者不爲
也彼以慕義而歸我我不受之義者不爲也既受
之矣何以處之曰因其俗而制之順其勢而安之
彼之來也爲仇讐也在東者則處之於西俾其
勢不相及可也彼之來也爲慕華也在左者則居
之於右地使其寄吾邊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
極其所欲賜之以金帛而不狥其所求任之以展
裨將不付以獨折如此則彼得以自安而吾無後
患矣然此所以處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何
以處之曰晉之劉石符姚其先世入內地皆在漢
魏之世遠者數百年矣及其一旦紛起蹂藉上世

以號召其徒此前代明鑑也自其乃祖乃父喪義求歸歷世以久荷國厚恩非不知感樂華雅俗既已久變罔無外慕之心亦無內訌之意使中國常承平彼非但無此言亦無此心也不幸一旦板蕩塵坌邊疆有機會轉移之間有與有亡趨避之頃有安有危彼或不能不爲敗盟自固之計此豈可以久安苟徒倖苟且而不爲之遠慮也爲今之計奈何曰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爲婚姻相與聯比皆華夏之人已久忘其爲夷矣一旦無故分辨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以漸而爲之因其可處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隣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爲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潛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胡安國曰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于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盟於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于匈奴約戎狄以來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借戎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盟侮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邵文莊曰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穎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內地也所謂淮夷徐戎並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蓋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多有有一種不開禮義之人耳在淮者類乎夷故以夷日之在徐者類乎戎故以戎稱之也失內地小小戎夷春秋猶謹之如此況后世所謂戎夷其地大而人衆往往得志於中國者哉尤當推聖人謹嚴之心審於幾微之始析其萌而遏其端芽使其至

於淺蔓而驟致

厥罪可索何也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杜預曰山戎北狄

胡安國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后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攻而貴遠略用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戒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邱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胡安國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侯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后世宰臣

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楚之意

邱文莊曰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楚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漸不可長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謹微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胡安國曰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况與戎狄豺狼卽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張洽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于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邱文莊曰中國之于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胡安國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特書于策以

謹華夷之辨

禁猾夏之階

成公九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

陸淳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爲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爲文所以深譏王也

邱文莊曰程氏謂王師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然不謂之不可而謂之不能可見王者所以尊嚴而爲夷狄之所畏服者其不專在於師旅也必有所以制伏勝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敵者焉然則有天下而主華夷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强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胡安國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于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

邱文莊曰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於突厥回紇宋人之於女直蒙古其利害昭然可鑒也然則武王之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曰所謂庸蜀之類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親當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

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已爲長而黃池之會書法如此者謂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于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矣德光于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猥得乎哉曰苟不爲此至于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欲顛倒冠屨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於越入吳

胡安國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纖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后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

吝其事好戰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舊強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強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敢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陳澔曰九州之外不過子男之國朝見之時擯辭惟曰子雖或有功之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子故云雖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則稱子也

邵文莊曰吳之爵本伯爵也春秋書吳不書曰伯而書曰子蓋不以本爵與之也禮所謂四夷雖大皆曰子考于

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

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憲鏞曰此言東海者東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爲限而越未盡闢也河泰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幾遍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務中國以事外也

方慤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遥

邱文莊曰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考成周之故疆而較以後世之疆方可見也洛陽爲王城而臯陸氏陸渾戎寄邇乎其境

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爲羣舒秦爲西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衞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說者謂自秦以上西北裹而東南蹙秦以下東南展而西北縮竊以爲今日地勢東南已盡于海至矣盡矣更無不盡之處惟西與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於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絶漠地氣既惡人性復獷非復人所居之處有與無不足爲中國輕重焉

春秋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孔穎達曰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有禮義之大有文章之華

僖公二十一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春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呂祖謙曰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華不虞雖豳有文武之典王迹華有人與者齊有之納然也以夷召夷不旋踵何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何時襄者是爲伊洛舊國莫先焉自伊洛而俯視夷狄不知其幾千百等致使風俗聚壞何至遽淪于戎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際預期爲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抑有由矣蹟存世而相通者心也跨百里而相合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聲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爲陸渾之遷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

邱文莊曰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幾微幾微之際先王之所謹也故識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近而察遠自今而知後而善爲治者亦必謹著于其微慮遠于其近防後于其前恐其一旦驟致於無可柰何之地而無畚吾力也歟幸有所見者特其人所爲者偶似于夷耳非故而習之也而幸有已預知其必爲戎於百年之後捌世之人明明習爲胡言說胡樂誦胡書行胡俗而又爲胡人之冠服器用褻用之久而至於相忘雖朝廷之上聲教之下學校之中恬然由之而不疑群然用之而不怪其爲戎也豈在百年後乎　聖人在天子之位承帝王之統主華夏之地所當痛加禁革者也

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邱文莊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內而中國其堂奧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則夷狄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國尊安而外侮莫侵也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無也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衣衿矣

朱子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金履祥曰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邱文莊曰孔子于他章嘗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則大其功蓋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仁者之功耶管仲之功亦若是也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見我聖祖之有功于天地為甚大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國之諸侯也漢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國之天子也我聖祖除去胡元恢復帝王之境土垂髫中國之彝倫其功較之二君一臣大小輕重何如哉夫自五代之世石晉以幽燕十六

州之地以賂契丹宋靖康之變女貞奄有中國之地而韃靼又混華夏至于我

聖祖洪武開國之春幽燕淪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變爲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始復歸于中國治教于是乎大明彝倫于是乎復古臣嘗謂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亂華之禍莫甚於胡元蓋中國全爲胡有者幾百年我

聖祖始復而有之內外之疆域截然有定服華夷之倫類秩然有定所百有餘年矣伏讀我

聖祖未登極之先傳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御臨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夷狄治天下者也既登極之後

御製大誥有曰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言語不通其所以丁寧諄切爲天下臣民告者至矣盡矣蓋欲天下同心竭力以遏其萌拒其漸以爲千萬世之防也

孟子曰周公兼也并之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又曰

詩魯頌閟宮之篇曰戎狄是膺擊也荆楚本號舒近楚國是懲則莫

我敢承當也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子曰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邱文莊曰閟宮之詩乃魯僖公時頌而孟子兩引之皆以周公爲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後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謂其斷章取義是固然矣然斷章而取其義從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兩指周公而意者魯乃周公之後故頌僖公者因其嘗率車千乘徒三萬從齊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蓋夷狄之功以美其之下繼以俾爾昌熾壽富之祝所謂陶者對祖之言託爲周公之言也及末其兩是之及莫敢承之語蓋已然必有之辭非祝頌期望之意孟子去聖人將未遠其或他有所據歟以春秋考之荆者楚之本號莊公十年始書荆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此魯人作頌

之時獻孟子辟引此詩以闢陳相之悖師從夷後引此詩以闢楊墨之無父無君夫楊墨之無父無君其流之弊焉耳而夷狄則眞無父無君者也彼其無父無君自在其域中而出于吾之化外吾亦末如之何也已苟吾中國之人所以自爲者其奠亦將如之而吾中國之聖賢主中國之世道者方且膺而攘之不少假借況眞無父無君者哉彼其無父無君者以其教而爲吾中國之人之師使中國皆爲無父無君之俗以其政而爲吾中國之人之君使中國皆爲無父無君之民世無周公孟子則已如有周公孟子者出於其間其膺之闢之如其設設焉不遺餘力矣先儒有言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沒千載無眞儒所以明千載眞儒之道而光復百世之善治者正有待於今日

漢

漢高時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顏師古曰貊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邱文莊曰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

不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吾有非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之害不能已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受其害蓋亦多矣彼非其有勢於我邀求無已予之則無有已期不予則遂成釁隙卒之為中國之蠹生民之禍較之所借助者奚翅什百甚者宗社因之而亡唐於突厥回紇宋於女貞韃靼可鑒也已嗚呼君子作事謀始可不戒哉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勢方倒縣（音玄）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

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天下首者其在是于此乎揚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攘析之禍起何咸寧之可冀又況首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慮後患者哉

邱文莊曰誼以漢事匈奴爲天下之勢方倒懸莫之能解爲國無人當文帝之世開國功臣名將猶有存者而誼謂無人然誼所言如此則誼必有能解之術誼又謂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令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斯言

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縣者在此乎雖然誼少年而未經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萬世而不易後所流涕者謂行其計則可以係單于之頸繫其眾以淮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誼其計之行者其何如也未云德可遠施威可遠加漸教万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與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措乎誼言之不詳也使文帝覽其言而有問焉誼必將有所陳說擇而用之安知其無少補乎

班固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陲寒露之野逐水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內外也是故

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與縻同）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邱文莊曰班固謂聖王之于夷狄不與約誓詞後世與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窮兵黷武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則又真得聖人正誼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罔又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聖人遠鑒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亦何以尚茲

邱文莊曰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爲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預焉罔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眞知言哉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殊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熹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夫豈識微者之爲乎又曰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狼奔胡可邇也發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邱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原百世不磨矣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盜中原愍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于此百代與滅殊可

痛心也

邱文莊曰天地間有大界限華夷是也華處乎中夷處乎外是乃天地以山川險阻界別區域隔絶内外以爲吾中國萬世之大防者也柰何自決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内乎漢自宣帝時徙羌于三輔其後光武招胡匈奴于雲中兩河李賢五胡亂華之禍于再易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不爲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部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此地西河大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

平陽以此設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宏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時太子洗馬江統以爲夷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

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
已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
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
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
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
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
徙武都氐于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
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

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
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戸爲仇讎
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
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
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
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山河爲寇不
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
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爲五部
戸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

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邱文莊曰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遂爲戎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

也而居臨覆幕客舉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其居處飲食皆自趨于華惟其桀驁貪悍樂鬬喜亂胡乘時而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之志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棄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其尙爲子孫計謀有以杜絕禍殃之毋謂彼旣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戒晉之事可鑒也已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爲積弩將軍其右賢王劉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自餘王侯降同編戸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生

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反東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士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

四年稱皇帝

臣文莊曰晉五胡亂華劉淵其首也自古匈奴之爲中國害不過侵擾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

境中自相雄長甚爲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稱中國
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世受
漢賜姓以爲劉氏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其人
雜老子長孫于華夏之地然猶群居類聚其衣服
食用雖稍變于其舊然其桀驁狠毒之心好鬭樂
戰之習猶前日也習知中國之人其性柔而好逸
貪生而畏死不耐苦而易饑故崇權之然所懼者
朝廷之法度官府者約束故猶不敢恣肆一遇朝
政有缺征用匪人或民心之怨望或邊鄙之有警
即起而乘之黨類相扇而動千百成羣遂成禍亂
以夷之性因華之資用戎狄之猛鷙假中國之位
號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爲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
尤甚其禍尤慘觀諸淵聰可鑒也已自是以後夷
狄之禍比漢魏以前爲甚濫觴于元魏洋溢于遼
金滔天于蒙古極矣不有
聖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于盡有夷而無華
哉蓋天地開闢以來一大厄也哉
聖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乘其後者尚思履霜堅冰

之戎折其萌而謹其防毋使而朕兆微形芽蘖發生則千萬世中國生靈之幸矣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閒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

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督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爲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

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及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徙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

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皆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邱文莊曰唐太宗朝羣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都落朝士多言欲處之河南兗豫之間顏師古欲置之河北溫彥博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即本部署爲君長與竇靜之議畧同惟魏徵之議援晉諸胡爲比得帝王內夏外夷之道思患豫防之心彥博謂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是固然矣然天生豺狼虺蛇必不生於城郭市井之間而所以生之者必有其地是固有以限之也則夫聖人之處華夷可無內外之限哉太宗從彥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長以爲宿衛數年果

有結祉幸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董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歎由是以觀爲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昭昭然明矣魏徵曰昔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氊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雖然此豈但爲唐一時之鑑哉乃千萬世之永鑑也昔人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莫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於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也而淵聰者自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于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

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為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居民間如一二稂稗生于畎隴禾稻之中久之因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附亦頼其用矣然而已巳之變虜犯近守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為虜向道者此其已然之効可為明鑑者也當是時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謂若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竊以為吾之諸胡經三朝懸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而為中國禍害況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為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于此蓋今日蔡華歸正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

渡河返其舊部雖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於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還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勅兵部注撥於近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從操外並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爲邊害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

而質子短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
官戎秩步犢門服改毡罽語集楚夏窺圖史成敗熟
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狠子孤恩患必在
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
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
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
之虛而高祖困阨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
長磧鹵謂穹廬賢於城郭毡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
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

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王之稱使其來嘗內徙不遇翔邊以繒綵麴糵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則夷人保塞邊邑無事已

臣文蔚曰昔之忠臣為國遠慮者無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預防之者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

臣文蔚曰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

元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處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爲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遂爾不復何所不至哉

丘文莊曰李林甫欲爲專寵固位之謀杜邊將入

相之路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盡用之乎使元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姦計不行矣當貞觀時魏徵爲太宗處置突厥乃爲國家遠慮於數百年之後而林甫區區乃爲一身之謀於年歲之間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爲人君者可不謹於擇相哉

天寶中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

可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邵文莊曰自昔帝王用人不棄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習性自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爲一

長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昵日染月化遂認并州爲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頡頏之變我之勢方衰其力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強我負彼勢則彼將恃兩端覘成敗以爲去留此理之必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其非後世之永鑑哉然則爲今之計若何曰譬如畜鷹然十虎之鬭而雜以一狼亦何不可之有且唐之蕃將如執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於鐵勒他如史大奈李謹行泉男生李多祚之倫皆能效義有鷙挺不遷爲唐史所稱其尤著勳名者則有如渾瑊阿跌光顔者甚衆豈可以非華而不用哉但不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胡而代漢耳仰惟我

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府之以職任惟于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於唐人不用蕃將爲

上將之意夫于任用之中有寓保全之意非獨使
上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
於終也豈非萬
世之良法乎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